

利箭出击

■晋蒙 张文晖



大漠深处，天边渐渐褪去了最后一抹红，肆虐的风沙吹得旌旗猎猎作响。千里机动而来的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远程火箭炮营缓缓驶入朱日和训练基地，一排红色车尾灯犹如一条在大漠上低吟的巨龙，落日余晖把官兵们黝黑的面庞映照得棱角分明。

陌生而又亲切的一草一木映入眼帘，将炮班长张傲伟带回到4年前初到这里的日子。一次次在黄沙飞雪中淬火砺刃，收获胜利喜悦的同时也感受到这片草原的博大包容。4年时间，武器装备升级了一次又一次，演训任务完成了一个又一个，在这片草原上追梦的脚步却从未停歇。

一

2018年夏末，朱日和。东方吐白，晨光熹微，远方地平线的微亮透着金黄洒遍旷野，一声嘹亮的号声打破了宁静，紧接着是此起彼伏的口令声。夏秋之际，这里的天亮得比内地早，好像是专为练兵备战的他们准备的。张傲伟所在的营是伴随陆军转型而组建的新型作战力量。自行火炮装填手、战术火箭炮瞄准手、反坦克导弹副射手……全营官兵是从旅里的各个连队选调来的，来之前谁也没有接触过这个“大家伙”——远程火箭炮。让新装备尽快形成战斗力热情在每一名官兵心中燃烧，大家用钻研、训练上的“多”弥补着教材、人才上的“少”。那段时间，日月星辰见证了他们的付出。

不久，全营官兵迎来了接装后的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。那时，张傲伟刚刚被任命为炮班长。

指示灯闪烁，数据信号不断更新。张傲伟紧盯电子屏幕，生怕遗漏任何一处细节。

这时，屏幕上显示的某项数值比上一次射击时高了0.3个单位。“只高了一点，而且已经打过一轮了，应该没什么影响。”和地控手核对其他数值均为正常以后，张傲伟没有选择叫停。

一秒、两秒……张傲伟盯着仍在上浮的数值，心七上八下跳得厉害。“眼看发射在即，这时叫停岂不打乱整个射击计划？但万一……”

“一号注意，二号目标，单炮三发齐射，放！”时任代理营长刘旭程口令清晰洪亮。听到指令，张傲伟即刻制住手指的颤抖，按下了发射按钮。

火箭弹出膛的一刻，张傲伟立刻感觉到了不对劲：车身摇晃得厉害，炮弹上升轨迹不流畅，导引头一直在变

换方向……

阵地上空长风呼啸，短暂的寂静后目标区传来了两声炸响，一声闷响。“已发现弹着点，一发压线，一发偏弹，一发未爆！”看过无人机分队对目标画面的实时回传和毁伤判读之后，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这位年轻的炮长。

撤出阵地后，张傲伟围着火炮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。时任副连长赵晓伟匆匆赶了过来，在逐项确认了操作流程后，带领机电维修班等一众人展开了故障排查。

“找到了！接头插芯中有一根熔断断了！”接头里的插芯虽然有30余根，但只要断了一根，就可能出现未爆弹的情况。“难道自行检测的时候没有一点异样？”赵晓伟察觉到了问题的源头。

“是我大意了。”张傲伟像个犯了错的孩子。指挥所里，导调组和营连干部在商讨张傲伟炮班的成绩评定问题。“有情况没及时汇报，实属不应该”“本质上还是装备维护保养、落实检查不到位”……

“问题已经找到了，我建议让他再试试！”赵晓伟建议说。“我同意让他再试一次，但总评上限只能是及格。”代理营长刘旭程说。半个小时后，数发火箭弹腾空而起直冲目标区。

“目标均被摧毁！”

二

4年时间，一支新的作战力量如何淬火成钢？

从朱日和、青铜峡到阿拉善、库尔勒，从草原到戈壁大漠，官兵们踏遍祖国北疆的足迹正是他们利刃出鞘的成长轨迹。战士们自豪地说，他们是“炮班中的特种兵”，是“不吹风沙不起劲儿”的钢铁战士。

入夜，风吹得帐篷呼呼作响，熄灯号已吹过，新炮长刘伟躺在军床上，翻来覆去无法入睡，脑子里像放电影般预演着即将展开的对抗演习。

刘伟曾经是一名火炮驾驶员。有一次，营长刘旭程问他的梦想，他有些羞涩地说：“希望自己能够在炮长的岗位上亲手按下发射按钮。”后来，他终于成为一名炮长，可在从“老司机”到“新炮长”换岗的路上，以往的经验全部归零，一切从头开始。

一个战友曾问他：“你一个司机开好火炮不就行了，为什么要当炮班长？”“才算瞄向了目标，只有彻底摧毁目标才算完成使命，我也有自己的目标。”刘伟笑笑说。但他心中默默地重复着一直支撑自己的那句话：“突破舒适区，才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”

阵地上，铁甲轰鸣，扬尘四起。占领、检测、解算、用炮……这样的操作练习记不清已经重复了多少遍。当营连迎来班长骨干岗位调整时，刘伟的快速成长让大家看中了这个执着的年轻人。

“驻训在即，临时任命炮班长短时间内能胜任吗？”个别骨干心存疑虑。

“我相信他能行！”连长赵晓伟眼神中充满信心。

阵地上，突然刮起的大风卷起沙粒敲打着挡风玻璃，车窗上落了一层尘土。一场针对炮班长的比武考核进入了最后阶段，刘伟所带的炮班将要对2号目标进行打击。随着冲向云霄的火箭弹不见了踪影，营长刘旭程将目光转向了车内显示屏，通过无人机实时回传的画面，看到了被火箭弹炸得四分五裂的目标。不一会儿，电台里传来“2号目标，精准命中，目标摧毁”的报告声。

营长刘旭程欣慰地点点头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‘远火人’就是要有一股迎难而上、敢打必胜的劲头儿。”

三

2022年初夏，朱日和。

反复研究探讨后，营党委决定采取单装综合考核的方式来选取最后参加演习的炮班。百分之五十的淘汰率，残酷、激烈，更代表实力的真正较量。

“考核场上见！”每个炮班都跃跃欲试，铆足了劲要“发发命中”。

比起发射时的炮火轰鸣、大地震抖，炮班在执行弹药装填任务时显得有些“静”，但是这份表面上的平静实际上却“重若千钧”。

弹药装填要以“稳”展开。单位转型后，下士祁旭东不单单是一名炮手，同时也是一名弹药装填手。装载过程中，单体离地3米有余，重心时刻变化。随着每一次弹体吊装升起，现场每一个人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，因为失之毫厘就可能谬以千里，所以他们每操作一步都“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”。

阵地上，弹药装填车和火炮正在对接，祁旭东在现场指挥。此时正处于“风季”，肆虐的大风吹得弹体摇晃，却吹不干战士们额头上渗出的汗珠。

拆解、抓弹、起吊、回传……祁旭东一边观察弹体的运动轨迹，一边用手势指挥其他装填手协同操作。“小心！”一股横风袭来，绳索悬吊的弹体在空中开始无规则晃动，强大的外力让正在稳固弹体的两名战士即将失去平衡，场面十分危险。

眼到手到，祁旭东一个箭步跃上前，双手抓住摇晃的弹体，和两名战士奋力拉回偏移的弹体。

“看我的手势！缓慢下放！”祁旭东采取“动态平衡”的方式，在努力克服风力影响的同时缓慢下放弹体。这也是他不断探索改进的“拿手活”。

尽管弹体摇晃得像个钟摆，但是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。30厘米、10厘米、5厘米……“落！”祁旭东看准时机，在呼呼作响的风声中吼出了关键的口令，众人悬着的心也跟着弹体落了下来。

弹体平稳地降落在指定位置。拉臂挂接、对中瞄准、导轨装填……战士们在

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时常想起那场边境作战，那一段段火火燃烧的岁月永远让我刻骨铭心。

没有上过战场的人是很难想象战争之苦的。睡不了觉的问题在战场一线非常普遍。炮弹就在身边爆炸，战友就在身边倒下，刚上战场一个星期左右，大家的精神都极度紧张，即便是精疲力竭、昏昏欲睡，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惊醒。然而一旦过了生理极限，人就进入极度嗜睡的状态，几乎站着都能恍惚昏睡。可担负着坚守阵地、与敌战斗的任务，想睡不能睡就成了极其艰难的

挑战 and 考验。站哨时稍一打瞌睡，轻则丢掉性命，重则丢失阵地。当时每个哨位两人轮值一晚上，一个人要盯半个晚上，极其疲惫的状态下分分钟秒都是煎熬。为了守阵地，我学会了抽烟，还上了瘾，战场上长夜漫漫就是一根烟接着一根烟连接起来的长度。

喝生水、脏水在战场上也是家常便饭。上阵地两个多月，官兵们从未喝过开水，有时生水、脏水还要控制着喝，遇上敌我双方连续激战还会断水。阵地上喝的水，是战友利用暗夜翻山越岭从3公里外的山谷背回来的。水源是敌标定的炮击目标，会时不时无规律地放几炮，有的战友就倒在了背水路上。盛满水的塑料桶每桶重25公斤，匆忙背来的水非常浑浊，要放一大把净水片才能喝。遇上连续激战，背水的路线被切断，连最后几滴泥浆水大家也要匀着喝。

吃不上热饭的问题在战场上更是司空见惯。热饭供不上，就吃压缩饼干和罐头。压缩饼干一顿吃感觉挺好吃，甜甜的还有点豆香，吃几顿就难以下咽了。没有战事时，后方的炊事班通常会在拂晓时分用蛇皮口袋把热饭和信件背上阵地。一旦连续作战，供给线被切断，热饭就断了，再加之断水，大家就只能艰难地吞咽压缩饼干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喉咙里似乎还有那种干涩甜腻的感觉。

洗不了澡的问题在战场上早已习以为常。两个多月里，坚守阵地的官兵没洗过脸，没刷过牙，更没洗过澡、换过衣服，人人都是黑乎乎、臭烘烘的。进入4月份，经常下雨，衣服湿了干、干了又湿，人体成了烘干机。不到半个月，大家身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溃烂。后来撤下来休整，我们在一个山谷温泉里洗了一次澡，不久后我身体溃烂处掉下铜皮似的大块结痂，那是我关于洗澡最深刻的记忆了。

蛇鼠毒虫的问题在战场上也不可小觑。漆黑的夜晚坚守阵地时，听到窸窣窸窣的声响，辨不清楚究竟是敌人摸上来了还是老鼠爬过来了，让人的神经一下子紧绷起来。为了尽早辨别清楚，我们就冒着遭敌枪炮袭击的危险，半跪在哨位里伸出脑袋仔细聆听，有的战友因此付出了生命。一次，我们阵地遭受了猛烈的炮火袭击，从石缝里震出一条大蟒蛇，有火箭筒那么粗。一个战友端起冲锋枪就要扫射，我立即制止，一是怕蛇没有被立即打死会伤人，再者蛇与老鼠是一个平衡的食物链，没有蛇，老鼠就会泛

滥成灾。蛇和老鼠让人发怵，但又不得不与之共处，这给战地官兵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，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战斗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莫过于面对战友的牺牲，然而在巨大的悲痛之后，大家从心底升起却是对祖国和人民更加纯粹和勇敢的热爱。有位战友，几分钟前还在石洞里给大家念他写的诗，刚出洞口就被一枚呼啸而来的60炮弹击中，倒在了血泊中。那一刻，石洞里没有哭泣声，只有死一般的寂静，那种寂寂的压抑至今压在我的心头。记得出征前夜，敢死队员小马在山谷帐篷里打着手电给我看他对象的照片，翌日上午我们一起喝完出征酒摔破大碗上了战场，后来激战中他一把推开战友扑在了敌人投来的手雷上，壮烈牺牲。可以说，当时的我们不知道血泊中和明天哪一个先到，这对官兵精神上造成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。即便如此，只要战斗一打响，冲锋的命令在耳边响起，战友们又会置生死于度外，前仆后继拼死搏杀，那种英勇无畏的血性令人动容。

吃尽千般苦，唯愿当下甜。我们这一代人在战场上吃苦，更是为了下一代人不再吃同样的苦，不再受欺负。记得经典名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中有这么一段对话，当作者看到防空洞里的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，便问他：“你不觉得苦吗？”那名战士朴实地回答：“怎么能不觉得？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。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。”

是的，我们的光荣就在那里，在那段曾为祖国和人民无畏战斗的青春岁月中，在那些用生命践行的誓言中，在今天边关繁茂安宁的巍巍群山中。至今，我仍会梦见那些可爱的战友，他们穿越丛林笑着向我走来，头盔上的红星闪闪发光……

常忆边关五星红

■江前明

滥成灾。蛇和老鼠让人发怵，但又不得不与之共处，这给战地官兵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，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战斗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莫过于面对战友的牺牲，然而在巨大的悲痛之后，大家从心底升起却是对祖国和人民更加纯粹和勇敢的热爱。有位战友，几分钟前还在石洞里给大家念他写的诗，刚出洞口就被一枚呼啸而来的60炮弹击中，倒在了血泊中。那一刻，石洞里没有哭泣声，只有死一般的寂静，那种寂寂的压抑至今压在我的心头。记得出征前夜，敢死队员小马在山谷帐篷里打着手电给我看他对象的照片，翌日上午我们一起喝完出征酒摔破大碗上了战场，后来激战中他一把推开战友扑在了敌人投来的手雷上，壮烈牺牲。可以说，当时的我们不知道血泊中和明天哪一个先到，这对官兵精神上造成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。即便如此，只要战斗一打响，冲锋的命令在耳边响起，战友们又会置生死于度外，前仆后继拼死搏杀，那种英勇无畏的血性令人动容。

吃尽千般苦，唯愿当下甜。我们这一代人在战场上吃苦，更是为了下一代人不再吃同样的苦，不再受欺负。记得经典名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中有这么一段对话，当作者看到防空洞里的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，便问他：“你不觉得苦吗？”那名战士朴实地回答：“怎么能不觉得？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。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。”

是的，我们的光荣就在那里，在那段曾为祖国和人民无畏战斗的青春岁月中，在那些用生命践行的誓言中，在今天边关繁茂安宁的巍巍群山中。至今，我仍会梦见那些可爱的战友，他们穿越丛林笑着向我走来，头盔上的红星闪闪发光……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嘉峪关外，漫无边际的戈壁滩。

两条钢轨在沙海中盘旋纵横，伸向大漠深处——我国第一个航天发射基地。一位身着校官服的女军人，迈着坚实的步伐，顺着铁路走来。她中等身材，神采奕奕，目光坚毅而机智，脸上挂着微笑。她就是这条特运线上的女工程师王学陵。

从原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，当王学陵听说部队要征兵去大西北修铁路时，她对年迈的父母和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哥哥说：“我学的是给排水专业，大西北缺水，到那里去比留在北京用处大。”

西行的列车晚点近两天时间，总算到了目的地。施工现场尘土飞扬，机声隆隆，热浪滚滚。王学陵跑遍绵延数百里的施工干线，在6000多名筑路大军中，没有寻觅到第二个女性，她的心理悄悄地升起了一份骄傲和豪迈。

创业是艰难的。军营外，一个不太大的池塘是这儿唯一的水源，不仅缺水，而且水质很差。由于水源盐量太高，硬度大，20多台机车的锅炉积垢太厚，列车“趴窝”了。铁路的修建陷入了困境，王学陵心急如焚。

野茫茫，风萧萧。年轻的姑娘，为了寻找水源，冒着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，深夜奔向黑河边取回了水样。经过水质分析，黑河水是可以用的。她高兴极了。

她和一名副司机组成了一个临时化验室，对机车用水进行炉内处理。数九寒天，他们像发动着的机器一样不停地

春天从她心里走来

■刘殿如

运转，只穿一件单工作服还汗流浹背。

在她和同志们的努力下，20多台机车又开动了。铁路向前延伸的速度加快了，人们的生活用水也得到了改善。

铁路修通后，王学陵担负起整个铁路沿线各站给排水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管理任务。戈壁滩一遇大的风暴，铁路就被黄沙埋住了，除几个中心站外，大大小小几十个站点都没有水源，全靠火车送水。车站工作人员抗风斗沙，忍饥耐渴，惜水如油。

有一年春节，王学陵在一个小站上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，饺子包好了，送水的火车却被风沙阻截在百里之外。几个刚入伍的战士哭了起来。

“一定要找到水！”王学陵的心在燃烧。

一支电测小分队成立了，一行7人，她任组长。盛夏，她和6名战士背起水准仪、经纬仪、电测仪等，在铁路沿线开始了艰苦的电测工作。强烈的紫外线照射，干涩的西伯利亚寒风侵袭，让她“面目全非”、耳鸣眼花，她只是一笑置之。

一天，她正在一个荒凉的小点上测量，突然沙尘暴来了，太阳瞬间被吞掉了，白天变成了黑夜。她把水准仪和电测仪紧紧地护在怀里，趴在沙地上。风沙在天地间狂舞，撕扯着她的衣服、头发。一小时，两小时……风暴终于过去了。

回营区的路上，王学陵告诉战士们：根据测量情况看，这儿是有水的。

将来打了井，种上白杨树，沙尘暴再来就不怕了，咱把它拴在树上。战士们都笑了。

1976年10月1日，她率领测量队来到了新疆测区。在方圆几百公里的戈壁滩上标下了一个又一个有水点后，她举起结满硬茧的手，搓着黝黑脸，张开满是血泡的嘴笑了。

为了在深埋区打出水井，她从油田请来了钻井队。马达隆隆，气锤声声，打到了预定的深度，井队的技术人员宣布：“这是干窟窿！”工人们放倒了井架。

难道我的电测有问题？深夜，王学陵又反复地分析、计算，查看测绘资料。她相信经验，更相信科学。

“请你们按原来的深度要继续扩井下管，一切后果我负责。”

井架又竖起来了，钻杆又开始了旋转。水泵运转24小时，水位下降还不足一米，停泵不足两分钟，水立即恢复到原位。啊，成功了。

王学陵捧起清冽的井水，喝一口，水是甜的。井队的同志用打出的井水做饭，饭是香的。

水是充足的，又接着打了第二口井，不但为国家节省了20万元的经费开支，而且结束了20多年来“供水难”的局面。夜以继日的辛劳，超负荷的运转，使她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。她的风湿热已经影响到了心脏，要立即住院治疗。她相信医生的诊断，但她更相信自



「长征副刊」往期美文

己胸膛里那颗火热的。她坚信自己的意志，可以使躯体在运转中得到调整。否则，心灵的内疚、自己对待事业的那一腔炽热，也会将她烧毁的。

她还是照常身背仪器，奔波于戈壁沙海间，只是工具袋里多了两样东西：一个是酱油瓶，瓶里装满了煎好的中药；一个是牛皮信封，信封里装的是各种西药。

一次在修筑贮水池时，由于身体太虚弱了，她刚登上三米多高的脚手架，两眼一黑，一脚踏空掉了下来，正好落在一块磨盘大的卵石上，脊柱严重扭曲错位。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在她能够咬着牙走向工地的时候，竟拿出了治疗期间绘制的几十张改造供水设备、建立独立水源和更新陈旧供水构筑图。

强者是不会倒下的。为了使自己的身体适应野外作业的要求，病情稍有好转，她就开始跑步锻炼，春夏秋冬坚持不懈，她奇迹般地强壮起来。

30年来，王学陵长年累月、夜以继日地工作在这遥远的铁路专用线上，奔波于千里沙海间。她不但找到了深藏于戈壁腹地的地下水系，还圆满完成了专用线上大量的上下水设施设计、建造、修缮等任务。如今，贯穿航天城全区的铁路线上，几十个荒凉的小站点都已喷出了清泉，穿上了绿装，变成了一颗颗闪光的翡翠。

火箭从绿洲腾空，雷达、机群在绿茵间旋转、唱歌。春天从她的心里走来，春风荡漾在玉门关外。她常说：“只要你用全部的生命去对待事业，只要你伸开双臂将祖国抱在怀里，冰山也会在你炽热的心里融化，戈壁也会在燃烧的感情中变得柔软青翠。半辈子过去了，我是幸福的。”

最后一次巡逻

（油画，庆祝建军九十五周年全国美展暨第十五届全国全军美展入选作品）

康中原作



长征

第5551期

